

从托举生命到筑牢防线

□高兴品

初秋的那个黄昏，急救室的白炽灯把血色照得发亮。一个20岁的小伙子躺在平车上，车祸造成的重伤，让他像一个被风折断的树枝，生命仿佛转瞬即逝。他的母亲，一位黝黑消瘦的农村妇女，突然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双手合十对着我和主治医生一遍遍念叨：“救救他，我只有这个孩子……”她眼里的光比任何灯光都灼热，那是绝望与希望熔炼成的铁。我伸手去扶她，触到她颤抖的胳膊，像触到了一座山的根基。

那是2003年，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。那一刻，我更加明白，我们托举的是一个家庭不至于崩塌的最后支柱。那位母亲没有哭泣，只是跪着，用最沉重的方式，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。后来，男孩避免了截瘫，他的母亲给我们送来一篮土鸡蛋，满眼含泪，深深地向我们鞠了一躬。那一刻我懂了，选择这身白衣，就是选择成为别人绝境中的那座桥。

临床护理工作，让我习惯了消毒水的气味，习惯了深夜的呼叫铃。我以为会这样一直工作到退休，成为病房里一棵熟悉的、让人安心的老树。

然而2023年的春天，一纸调令让我走进质控科的办公室。没有急救车的鸣响，没有匆忙的脚步声，只有电脑风扇的嗡鸣声和一摞待审核的医疗文书。工作第一周，我像一个失聪的人。办公室太安静了，是一个家庭不至于心跳的慌乱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搜索着品管圈、风险评估这些略显陌生的文字，下意识地搓着手指，既迷茫又无助。

我像一只离群的大雁。雁群在临床的天空排成熟悉的人字形飞向远方，而我独自降落落在陌生的水域。质控工作像是从河流的前线退到了地图绘制室，不再直接搏击风浪，而是要审视整条河流的航道、暗礁与流速。这种抽离感让我觉得失落。

直到整理一份不良事件报告时，看到流程图上那个小小的疏漏被红笔圈出——如果按旧流程，可能出现用药延迟。我浑身一颤，突然看见那位跪地的母亲。质控，不就是让可能出现的疏忽消失在发生之前，不就是让更多母亲放心地将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吗？

我打开规章制度的文件，

那些冰冷的条文突然有了温度。每一条制度背后，都站着那个20岁的小伙子、那位跪地求救的母亲……站着千千万万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人。质控是另一种守护，从守护一位患者，到守护一种标准；从安慰一个灵魂，到保障一套体系。这何尝不是医者初心的延续？

我们的选择，从来不是一次就定终身的契约。它是河流，会转弯，会遇见不同的风景，但是源头那颗初心——对生命的敬畏，从未改变。从病房到办公室，从执行者到监督者，改变的只是战场，不变的是医者初心。

病房综合楼的灯光次第亮起。我打开新的文档，开始起草一份质控分析报告。从键盘的敲击声里，我听见了另一种心跳——沉稳、宽广，如同大地守护着所有奔跑的脚步。

我们的选择，就是让每一个选择都通向生命值得托付的明天。

（作者供职于汝阳县中医院质控科）

我们的选择

心灵絮语

秋风徐徐，天高云淡，谷子成熟的芳香扑鼻而至，沁人心脾，缠裹得满身都是。芳香中夹杂着少许诱人的微苦香，那是芝麻叶的香气。在秋天，芝麻叶的香气散发得愈发浓郁。这滋味浓缩进饭碗里，在味蕾里跳跃起舞，给人带来无尽的幸福感。

收割后的豌豆地，很适合种芝麻，因为腾茬较早，地温渐高，所以芝麻种子撒下后，会快速出土，生长时间更长，收获时籽饱满纯，可多出油、出好油。种芝麻，需要有耕作经验的老农民撒种；否则，要么过于稀疏，要么过于稠密。撒芝麻种子时，老农民在其中掺了一些细土，像给鸡、鸭喂食似的，顺手将芝麻种子撒出。

一周左右，芝麻就破土了；又过些时日，芝麻苗笑迎阳光雨露，一脸精神抖擞。小苗长至脚踝高，就能锄杂草了。锄杂草时，要前腿蹬，后腿弓，凡锄头能伸到的地方，全部锄一遍，脚尽量少动，既确保芝麻苗不受伤害，又疏松了土质。芝麻有油性，耐旱皮实，一般不会招致病虫害，属于很好种植的经济作物。

在几个月的光阴里，芝麻日夜不停地生长。开花时节，挂满了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、淡紫色的、粉色的小铃铛，微风一吹，摇曳晃动。这些多彩的小花，像满天繁星汇聚在芝麻地里，眨着亮晶晶的眼睛。

各种颜色的小花一枯萎，芝麻就要郑重宣告进入生长的收官阶段。这时地里亭亭玉立的芝麻，三五个紧密地围抱着植株。在阳光照耀下，芝麻叶油绿光亮，根部的叶片开始变黄、凋落，预示到了掐芝麻叶的最佳时节。

那时，每个生产队都种芝麻，掐芝麻叶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。集体观念超强的生产队社员自成一统，融为一体，掐芝麻叶的具体时间只有他们知晓，若是走漏了风声，别的人来掐了，也会热情地打招呼。东方天际微明，生产队社员起个大早去掐芝麻叶。人们拿着箩筐，甚至床单，风火火地行走在通往芝麻地的晨露中。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芝麻地深处，两只手顺着一棵棵芝麻，从下往上——遛一下地采摘，手攥不住了，再按到箩筐里。娴熟的动作反复进行，直到日上三竿，芝麻叶几乎全部被掐完。或担或扛或背，绿色的队伍蜿蜒在回村的路上。

一年只掐一次芝麻叶，这是常规；然而，有一年秋天，我家掐了两次芝麻叶。那年秋天，村西的一个生产队有人喜结良缘，少年顽皮的我和小学同学去“闹房”。夜深人静，我俩悄悄地藏在人家屋里，听到动静后吓得飞跑出来回家。走到那个生产队的东侧，从土路的北面跑过来一只“狼”（其实是一条土狗）。

我若想回家，必须横穿那条路，因为心里害怕，不敢前行，所以顺势睡在了生产队的棚子里。翌日，天还没亮，我在朦朦胧胧中听到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小声喊：“都别睡了，快起来掐芝麻叶！”我飞速地跑回家，将消息传递给父母。于是，他们便加入特殊的掐芝麻叶的行列中…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个意外的收获，令我喜出望外。

母亲将芝麻叶放到锅里煮，原本淡绿色的叶子刹那间变成了墨绿色。芝麻叶从锅里捞出控干水分，浓烈鲜嫩的味道立刻弥漫了整个院子。

村北的晒场，是晒熟芝麻叶的理想场地。家乡有句俗语：“芝麻叶揉三遍，拿肉也不换。”当芝麻叶晒得半干时，母亲像做针线活儿一样熟练地拢起来。她先轻轻地揉搓芝麻叶，再慢慢地抖散开，直到将芝麻叶揉搓出青色的汁液，再均匀地摊在晒场上继续晒。经过风吹日晒，芝麻叶变成了黑色的条状。

经过母亲的反复揉搓，晒干了的芝麻叶非常好吃。母亲做芝麻叶面条时，先用温水将芝麻叶泡一会儿，再漂洗几遍，待锅里的水煮沸了，将洗净的芝麻叶倒进锅里煮一会儿；芝麻叶捞出后，用食盐、葱花、姜末、香油腌制入味。手擀面煮熟后，将调制好的芝麻叶放进去……这样做的芝麻叶面条，口感爽滑，醇香可口。当舌尖触到碗里的芝麻叶，带着微微发苦的清香满足感，瞬间便溢满了心间。

芝麻叶的香味，是家乡的味道，也是值得回味的味道。秋季储存起来的干芝麻叶，能吃到第二年夏天。多年后，一位同事问我最想吃什饭，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我母亲做的芝麻叶面条！”

如今的餐桌上，芝麻叶的做法很多，也更精致了，煮汤、凉调、配鸡蛋炒、配青椒炒、包菜馍、炸芝麻叶丸子……每次与亲朋好友在饭店聚会，服务员问需要什么主食时，我总是那句话：“来碗芝麻叶手擀面！”因为那里面充满了经过沉淀的岁月深处的日子，有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前不久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老宅子里只剩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屋，内心不免空落落的。临离开时，一个叫闫四的乡邻送给我一兜干芝麻叶。那一刻，母亲做的芝麻叶面条涌上我的心头。

飘香的芝麻叶

□刘传俊

人生感悟

名字的力量

□王凤珍

我的名字叫凤珍，是我哥哥给我取的。我专门给哥哥发微信询问原因，才第一次完整地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。
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出生时妈妈已经45岁了，算是“老来得女”，全家人都很疼爱我。小时候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，日子过得磕磕绊绊。我的姐姐叫凤梅，妈妈总觉得因为姐姐的名字里带了“梅”，所以让家里的运气不好。因此，他们决定给我取一个能带来好运的名字。爸爸妈妈都没有文化，想了很多天，想到一个他们比较满意的名字——“凤蜜”，希望我的人生能甜甜蜜蜜，也期盼我的到来可以扭转家里的运势，让往后的日子幸福美满、甜蜜顺遂。

当时12岁的哥哥是家里学历最高的，他觉得“凤蜜”这个名字不好听。他看着妈妈眼里藏不住的喜欢就说：“妹妹不如叫‘凤珍’吧！意思是珍贵的孩子，像宝贝一样。”就这样，在哥哥的提议下，我的名字被定了下来。

对妈妈来说，“凤珍”是她对生活的一份期许，把对我的爱和对生活的期盼，都放进这个名字里。妈妈盼着我像凤凰一样吉祥，像珍宝一样被捧在手心里，更盼着因为我的到来，让往后的生活能顺遂、安稳。

而对哥哥来说，为我取名字是他作为家里“小大人”的担当。当时的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已经在学着为这个家着想。他给我取名“凤珍”，既是给了我一个更适合的名字，

也是在悄悄宣告：“这个妹妹，我会和爸妈一起疼爱。”后来，随着我慢慢长大，哥哥发现我爱看书，就用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我买书，或者给我买好吃的。当然，那时的我对哥哥也格外依赖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家人喊我“珍珍”的时候，语气里总是带着不一样的温柔。有时候我调皮挨揍时，哥哥会把我护在身后。不管是上学还是后来工作，哥哥都像大家长一样替我操心。这个名字，好像真的给家里带来了好运。我们的日子慢慢变得好了起来，妈妈总说是我把福气带来了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“凤珍”这个名字有点儿老气，羡慕别人那些新潮的名字。但是长大以后，我才慢慢明白了它的意义。它让我知道我是被家人疼爱的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一想到家人就觉得有底气。工作后，作为一名护士，面对患者和家属时，我也常常会想起我的名字——它提醒我，每个人都是被家人珍视的宝贝，哪怕在疾病面前，也值得被温柔对待。这份被爱的底气，也让我更能共情患者，用温暖的态度去守护每一个生命。

今天，我对自己的名字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前，我觉得“凤珍”是家人给我的爱。现在，我认为“凤”不是高高在上的凤凰，而是在困境里也能向阳而生的力量；“珍”不仅是被家人珍视，还是要学会自我珍视。它不仅是家人对我的期盼，还是我对自己的提醒：不论生活中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要爱惜自己，并且带着这份被爱的底气，去温暖更多人。

（作者供职于永煤集团总医院）

书画作品



榴园清趣

赵清坡/作

（作者供职于泌阳县人民医院）

飞翔于文学的广袤天空

——读史铁生《自由的夜行》有感

□张 勇

文学作品描述的就是人的思想、意识、行为、口吻、语气和声调，对外在于己的“他”来说，是个体化的艺术行为，是艺术塑造的个体化心灵化呈现方式，至于才情风格才是独具魅力的，才格外显得生机盎然、充满了神韵和格调，通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史铁生是我崇拜的一位作家，不仅因为他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，还因为他善于在苦难中升华出来的人生拷问和心灵思索，深深地激发出读者的共鸣、共情，乃至对生命、生活等意义的探究和追问。

这种精神融入文字中、人生里，使文学创作达到一定程度的境界。

由此，现实的世界让渡于文学的世界，文学的世界才被创造出来，文学的意义才被凸显，文学的价值才能广泛地认同，并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或正解或误解，呈现出多元化的深刻内涵与意蕴。

这是史铁生《自由的夜行》给我的启发，也是读者出版社在新的一年奉献给所有热爱生命的人最好的礼物。这是一本作品综合集，既有小说、散文，也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诗歌，还有随笔、杂感之类。我们跟随史铁生探究生活、人生乃至宇

宙天地之间，在《自由的夜行》中获得某种思想的启迪，化作激励自我前行的动力源泉与信心。

读《自由的夜行》，让我联想到沈从文的《情绪的体操》。沈从文自谦说自己的文章谈不上什么哲学，不过是一堆堆练笔的“习作”，是一种“情绪的体操”——属于精神或情感层面的训练，既让情感沉淀、舒展，也用来锤炼文字的韧性。

《我与地坛》就是这样的作品，既是小说也是散文，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，既是文体的实验，也是文学的精神，自由地抒写情感，自由地穿行于白天

与黑夜，自由地思考前世今生，不仅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追问，还是一种天马行空般的“情绪的体操”。

这种“情绪的体操”，娓娓道来，深刻而隽永；出入于具象与抽象，往返于精神原乡，说远实近，说实然虚，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禅意，言近旨远，不可虚妄归一。

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里把小说分成3类：叙事小说、描绘的小说和思索的小说。在他看来，思索的小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是小说合哲学的可能性。《秋天的怀念》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《扶轮问路》《病隙碎笔》《命若琴弦》等小说，是对存在

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与追问的呈现过程，这从本质上接近史铁生作品的本质，也更接近史铁生文学的精神，值得我们的参悟回味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份“自由的夜行”。

（作者供职于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）



“我们的选择”征文启事

人生路口，向左还是向右？每一次选择，都铺就了未来的轨迹。选择不易，但每一次抉择都铸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们。花样年华时，你们选择跨入医学之门，研究人类健康的奥秘；风华正茂时，你们选择成为敬佑生命、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。你们有的扎根基层，兢兢业业地担起“居民健康守门人”的职责；有的坚守重症救治一线，竭尽全力守好患者的生命线；有的成为心灵的艺术师；有的奔忙在公益事业上……

欢迎广大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投稿。

征文要求：文章主题突出，形式灵活多变，语言生动，字数不超过2000字。

投稿邮箱：258504310@qq.com

联系人：李歌

